



战斗在沂蒙山区

王安友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战斗在沂蒙山区

王安友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描寫一九四七年春天，蔣匪集中了十三個整編師的兵力，分五路向我山東沂蒙山區進犯，當時我軍主力部隊為了澈底的消滅敵人，暫時撤離了這一地區，而這裏的武工隊、民兵，在黨的領導下和群眾的支持下，向敵人的保安隊和地主還鄉團進行着英勇的鬥爭，保護了轉移出來的人民群眾和部隊的傷員，以及掩藏在這裏的軍用物資，一直堅持到最後的勝利。作品通過這個鬥爭，具體描寫了女村長孫秀蘭如何在敵占區里，克服困難，帶領着傷員和群眾轉移；描寫了武工隊和民兵如何机智勇敢的襲擊敵人；描寫了黨員和翻身的農民群眾的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；並通過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，批判了某些干部的麻痹思想，以及某些中農群眾的動搖妥協思想。

戰 斗 在 沂 蒙 山 區

王 安 友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大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 1018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9 7/16 字數 234,000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0,000 定價 (6) 0.90 元

一九四七年的初春，山東有一個時期天氣非常冷，直到萊蕪戰役以後，才逐漸暖和起來，然而却又有些早了，老西風一刮開就沒了頭尾，干巴巴的，將地上的細土卷起來，和濃煙一樣，沖上天空，把整個沂蒙山區罩住了，霧氣騰騰的、滿天地都象塗上一層黃疸病的顏色。這是一個農忙季節，如果是在平穩的歲月，正是莊戶人家出糞倒土、忙着春耕春種的時候。可今年的春天，和往年的春天不同了。早在這以前，蔣介石就把山東作為他重點進攻的重點之一了，到一九四七年春天，這個重點攻勢更達到了驚人的地步。蔣介石為了要在他預定的一個什麼時間內消滅共產黨、消滅人民解放軍和消滅解放區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，在進攻魯中遭到慘敗以後，接着連他國民黨陸軍總部的老窩也一股腦兒端到徐州來了。他趕忙調集了六十多個旅的重兵，將十三個整編師擺在第一綫上，分兵五路大舉進攻沂蒙山區，又於四月初開始了。

情況一天比一天緊張了，在前邊抗击敵人的槍炮聲，一陣一陣的傳到後方來。這些日子，人們特別緊張和繁忙，在戰地後方的每一條道路上，來往的人群總是川流不息：到前綫去接傷員的担架隊呀，送糧食和送彈藥的挑子、毛驢呀，整天冒着敵機的轟炸、掃射，瞅着空子，轉着圈子，一隊接着一隊的往南面開去。也有一些後防機關、生產部門和距離戰地較近的群眾，又總是一幫一伙的，趕着馬車，挑着担子，背着行李，牽着牲口，陸續不斷地往北奔來。

有一天，劉家庄的農民張吉福和他的兒子張連珠，從地里干活回來，正巧碰見一群難民從他的莊頭上往北走，難民們都攜筐挑担，一個個都非常緊張。張吉福一看，長長的吸了一口氣，就在路旁站住了。臉上同樣出現了一層緊張的氣色。半天，回頭對着他的兒

子說：

“唉！不好了。看陣勢，只怕國民黨早晚要打到咱這地方上來了。”

張連珠沒說話，那眼色老盯在從他前面過路的難民的身上。

“唉！什麼事也別想了！我為了到秋後給你娶媳婦，今年頭一回種三畝稻子，現在稻子都出芽了，偏又趕上這個亂世道。看樣子，就怕國民黨要叫你吃不成了。”張吉福半天沒聽到兒子回答，自己又嘆聲氣，對他的兒子說。說罷，忙拉着連珠子，慌慌張張的進了莊。

就在這天黑夜，我們的軍隊從北邊開過來了，後邊跟着民伏，把距離戰地較近的那些村莊駐滿了。劉家莊也駐上了，天不明就扯滿了電話綫，可熱鬧呢，幹部們雖然一個通夜沒睡，工作很緊張，可是大家的心里卻都高興得不得了。天明，村里接到區里一封信，叫村里去一個主要幹部，到區里去接受任務。是什麼任務，信上沒說。在接到信的時候，村長等主要幹部早到山上採柴去了，別人怕誤了事，就叫村婦女主任孫秀蘭到區里去。這孫秀蘭，是東街上孫紅全老漢的女兒，中等身材，長方臉膛，眉黑眼大，為人熱情活潑，虽然是二十三歲的大姑娘，可是有時還有一些孩子氣。孫紅全老兩口子沒有男孩，一輩子就守着這個閨女，愛得象寶貝似的，但秀蘭卻生就一付頑強的性格，對工作非常積極。

夜里的風很小，露水倒比往日大，地被潤得很濕，樹上還挂着一串串露水珠子，被早晨的陽光照耀得閃閃發光。孫秀蘭出莊向四面望望，前面一座山的山腰上浮着一層灰蓬蓬的雲霧，東邊的天空，全被陽光照紅了，看樣子，天快要下雨了。敵機在遠處响着，走在路上的民伏發出防空號。孫秀蘭耳听着各處的動靜，眼不時的打量着天空，迎着前面那稀哩呼隆的槍炮聲，急呼呼的向南面走去。

區委書記齊祥，和村里的幹部一樣，也是忙得一個通夜沒睡覺了。從部隊一駐下來，來找他的人就幾乎要把門擠破了：事務人員要來批糧食，警探部隊來找向導，民伏來要柴草，糧庫幹部來請示

問題……區長又不在家，一切事情都要他負責處理。早來的人還沒走，晚來的人就坐在旁邊等着了，齊祥從一盞黑上了燈，一直點到天大明。現在眼看要吃早飯了，他仍然沒有停下來。

孫秀蘭來到齊祥住的院子的时候，大部分來找他解決問題的人已經走了。這當兒院子里很靜，北屋門旁邊還放着一輛腳踏車。孫秀蘭來到屋門口一看，齊祥手里拿着一封拆開的信，正和站在他旁邊的一位武裝同志說話呢。說得很入神，連秀蘭來到門口了，他們都沒有注意到。孫秀蘭害怕誤了他們的事，走到門口就站住了，向四處打量了一下，就到門旁邊一塊石頭上坐下來，眼瞅着屋門，仔細的听着他們在屋里談論着的問題。

從齊祥說話的語氣里，秀蘭聽出來：原來是縣委最近又派了一位姓陳的同志，到區里來擔任武裝部長，現在那位陳同志因在縣里開會還沒來。齊祥對縣委派一個主要幹部到區里來工作，感到非常高興，他性急的向這位武裝同志打聽那位陳同志是怎樣一個人。秀蘭在屋門上聽到這消息，心里也覺得分外高興，她忘記了怕打擾了齊祥辦事，忙從外边走到屋里來。

“指導員？……”她說。

“噢！秀蘭同志來了。……”

“是，我來領任務的。”孫秀蘭搶着說。

齊祥的話被她打斷了。齊祥說個“好”，一面給秀蘭拿了一個長凳，問：“沒吃飯吧？”秀蘭笑着說：“不覺餓。”齊祥說：“這就是哄人了。”就叫通訊員馬長貴去弄飯去了。齊祥對秀蘭說：“先休息下吧，一會兒就談。”說完，就又轉到辦公桌跟前把那封信拿了起來。看了一遍，轉向那位武裝同志。問：“你今天是不是回縣委機關？”

“不。我準備到三區和五區去。”那武裝同志說。又問：“怎麼，有事嗎？”

齊祥低頭想了一陣，說：“你既然今天不回去，那就算了把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要求縣委叫陳同志早點來，工作這樣多，早來一天，早添上一分力量。你看，我們多么缺人呀！”

“是呀！不過我？……”

“我下午叫小馬去一趟好了。一面給縣委送報告，順便也找那位陳同志啦一啦。”

齊祥說罷，順手寫了一個回執交給那位武裝同志。兩個人笑着握了握手，那武裝同志就到院里推着腳踏車走了。

馬長貴把飯端來了，秀蘭說啥也不吃，齊祥粗說細說的勸了好幾遍，秀蘭才喝了一碗稀飯。齊祥坐在秀蘭的旁邊，問：“怎么村長沒來？”秀蘭說：“上山秤柴去了。”齊祥點點頭，又問：“民兵隊長呢？”

“他嗎，”孫秀蘭說。“人家昨天就到山后他姨家去了，不知辦什么事，今天還沒回來。”

“這麼說，他們都沒在家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，都不在家。”孫秀蘭認真的說，臉上有些發紅了。接着，又解釋道：“天麻麻亮就接着區上的信，我和双全找了個滿庄，也沒找到他們一點兒影子。後來一打听，這才知道他們都不在家。沒法子，我才急着跑了來。指導員，你看看我是不是再趕快跑回去找他們？”

齊祥笑了，說：“不用，你來也是一樣。”秀蘭輕輕的吁了聲氣，說：“吓煞我了，我只當我不行。”齊祥說：“剛才我那句話，本來也沒說你不行，你為什麼這樣多心？”秀蘭笑了笑，沒說話。齊祥接着和她談開工作了。

“關於叫您來的任務，是這樣的：”齊祥說，小心的向外面望了望。“根據上級來的指示看，最近可能要有新的情況，……”

“什麼情況？”秀蘭忙插嘴問了一句。齊祥說：“這，我看咱就不要詳細打听了，總之可能有任務。所以支前司令部來信說：最近

有一批軍用物資將運到咱這兒來。為了使這批物資不受損失，縣委指示叫找好房子，作好保衛工作。秀蘭你看，您莊里是不是有這樣的空房子？”秀蘭說：“有倒是，可是誰知一共有多少？”齊祥說：“數目字咱先不說它，你估摸一下，能不能找出房子來？”秀蘭說：“可以。能找出來。”

“那就好。因為咱這一帶數着您們的莊子最大，又靠大路，您再找不出來，別的莊就更困難了。不過？……”齊祥忽然一停，又用小聲說：“同志你要知道：這部分物資就是咱們打垮蔣介石的老本之一呀，等着運來的時候，咱們一定要和保護命根子似的來保護它。”

“知道。”秀蘭堅決的說。

“在找房子的時候，頂好選擇那些目標小的、僻靜的地方。”齊祥囑咐着。“特別是靠河近的居家，那更好。因為那裏有樹有水，萬一發生了什麼危險，咱們也能來得及搶救。”

“是。我回去就好好兒告訴村長。”

“那好，就這樣吧。”

說罷，秀蘭就要走了，齊祥送到門上，又低聲告訴秀蘭說：“回去要好好的警覺着點，不要看到部隊來了就麻痺了。縣委剛才來信說，情況又比前幾天緊張了。回去後仍要把備戰工作作好，好好兒向群眾進行時事教育。特別是咱們黨員同志，更要認清時局，樹立勝利信心，團結群眾，全力作好支前工作。”

齊祥又告訴她：在找房子的時候要注意保密，嚴防特務、壞蛋的破壞活動。秀蘭點點頭，說：“辦到了。我回去就對民兵說。”齊祥說：“那好吧，到家替我問問大爺和大娘好。”秀蘭又答應了一聲，就轉身向外走去。

孫秀蘭回到家里，天已經東南晌了。她一進大門，剛說了個：“娘來，我餓了。”一轉臉看到院裏亂七八糟的放着許多的家具，不由得楞住了，她不轉眼的望着那些家具，半天，她輕輕的吁了一口

气。

孙紅全正在屋里找繩子，想把东西送到别处去，一見女兒站在院里，忙問她說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留在鍋里的飯都冷了，到这会子才回來。”秀蘭轉向老人，問：“爹，你打算把这些家具弄到哪里去？”老人朝那家具望望，說：“这是您大哥哥的，我想給他搬到黃家溝您姑家去。”秀蘭沒再問，又朝那堆家具詳細的打量了一番。老人又問她說：“你今早上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什么？有事嗎？”

“剛才双全來找你。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。光看着他火溜溜的，看樣子好象和什么人鬧了意見？”

“鬧了意見？”

孙秀蘭吃驚的說。她顧不得吃飯了，掉頭就要向外走。老爹在后边說：“吃了飯再去吧，你瞧天是什么时候了？”秀蘭說：“一會兒就來，”說着，她三步兩步出了門。

二

孙秀蘭剛剛來到西街，碰巧刘双全从对面走來了。刘双全的臉色通紅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一見孙秀蘭，忙搶着說：“秀蘭，你看看我这件事該怎样办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孙秀蘭感到很驚奇。

“隊長要我把冲鋒式交到隊部里去。”

“交到隊部里去，他？……”

“我看他这是有意的給我‘小鞋穿’^①。”双全气呼呼的說，又

① 穿小鞋，打击报复的意思。

向前靠了一步。“真叫人想不透，一支槍在我的手里，难道不能保衛家鄉嗎？”

秀蘭問：“他什麼時候和你說的？”

“早飯後李泉子告訴我的，說叫我把沖鋒式交到隊部去，另外給我一支馬槍。”

“這又奇了，”秀蘭說。“他要換槍，為什麼不開支部會商量商量？”

“是呀，就是嗎！”劉雙全揮着手說。他向各處打量了一下，又小聲說：“自從俺回來把劉光仁的賒先生打下去以後，我就看着李順亭天天在想法對付我。秀蘭你說，這是不是對付我？”孫秀蘭尋思了一下，說：“誰知道？”雙全說：“反正他沒存好心。這支槍是我從前綫上帶回來的，指導員也說叫我使，我不同意交到隊部去。”雙全一停又說：“秀蘭你說，我可不可以不交到隊部去？”孫秀蘭說：“這，我一個人怎麼說？”

“那怎麼辦？……”

“你說呢？”

“不，我不同意換。我要上區，把這件事情告訴指導員。”

劉雙全的話剛落音，就拔腿走開了。

“雙全。”孫秀蘭忽然在後邊叫了一聲。雙全一站，她忙跑上去，說：“雙全，你干嘛這樣急？指導員這當兒挺忙的，先在家裏商量商量不好嗎？”

劉雙全猶豫猶豫的順着街向前望了望，孫秀蘭又勸他說：“我看咱先去找陳亮叔問問吧，他是咱庄的主要幹部，想來他一定會知道這件事。你看，行不行？”劉雙全開始還不大同意，後來又經過孫秀蘭說了一會子，這才勉強的答應了。說：“秀蘭，你是不是也幫着我去說說？”孫秀蘭點點頭，說：“可以。我看咱走吧，我也有要緊事去找陳亮叔商量呢。”劉雙全說：“好。”兩個人就一面說着話，一面走着找陳亮去了。

孙秀蘭和刘双全來到陈亮家里一看，陈亮沒在家；他倆又找到村政府，不想，陈亮仍然不在。秀蘭和双全站在屋門口略停了一会兒，兩人就又从村政府找到后街。

从庄后头一个什么地方傳來一陣嘈雜的說話声，秀蘭和双全找到那里一看，原來是村里來領軍糧碾米的婦女們，正吵吵嚷嚷的挤在院里。陈亮就在这个院里的一角，和往常一样，忙得一点空兒都沒有。虽然許多領谷子的人都來到了，大家恐怕敌机發現目标，要來轟炸，因而都急得了不得。可是陈亮，却似乎一点也沒注意到人們的情緒，他沒給大家發糧，更沒告訴大家：这批小米應該在什么時間內碾出來。別人急得直躁脚，他却一只手拿著笤帚，一只手端着簸箕，在院里忙忙碌碌的收拾着不知是誰不小心撒在地上的高粱。

刘双全一進大門，忙走到陈亮旁边，因見陈亮太忙，沒馬上說話，站在那兒呆呆兒望着他。秀蘭到底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姑娘，一看那滿地高粱，也心痛了。她進了門，先朝那些來領糧食的人打量了一下，接着湊到陈亮的面前。說：“二叔，來，給我笤帚我扫吧！你瞧，人家來領糧食的人是不是早等着了？”陈亮嗯了一声，把笤帚遞給秀蘭，就赶快站了起來。一看人們那急躁的臉色，忽然，仿佛他剛剛才發現大家已經來了似的，忙說：“哦！您這不是早來了嗎。”

老头子提了提精神，到南牆根摸过秤來，領着一群婦女進了屋。直忙活了半天，这才把發谷子的工作忙完。刘双全見他一面擦汗，一面走了出來，就忙把順亭要他交槍的那件事对陈亮提了出來。

从臉上的神色看來，陈亮也很难作出什么肯定的答复，老头子沉思地想了一陣，說：“你是不是再去和順亭商量一下？”双全說：“您看，說了半天呢。順亭叫我交槍，已經說定了，叫我到下晚就把槍送到隊部，他那里肯和我商量？”陈亮又想了一陣，說：“那就等着停一会兒我去給你問問吧！一支槍，誰使還不是一樣。”双全

說：“一樣？如果一樣的話，那我使就行了，到底為什麼還換呢？”陳亮因為急着別的事，忙应付着說：“好啦，好啦，等會兒我就去給你問問吧。”

“二叔，你可要把它當個正事辦呀！”

陳亮說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停一會兒我就去問。”說罷，又慌里慌張的進了北屋。劉双全在院里望着屋門，就覺得這件事又有希望又不放心，就悄悄兒告訴秀蘭說：“瞧，我听陳亮叔的口气還不太牢靠，這要靠你幫忙了。好啦，我要幫助大拴收拾地雷去了。”說完，他就三蹦兩跳的出了門。

在一開始，秀蘭本想問問陳亮：順亭要双全換槍這件事是怎樣決定的，後來她又覺得：還是區里布置的新工作重要。所以在双全走了以後，她接着和陳亮啦起了她到區里去接受的工作。他們正講着，民兵隊長李順亭也歪頭側腦的從外邊進來了。李順亭不知道他們商量的是什麼事，一進屋門，就把兩只眼睛瞅着孫秀蘭，從頭打量到腳后跟，連鞋巴上的按扣也看到了。接着便向秀蘭笑着說：“啊呀。你今早晨到哪里去了，竟叫我找了個滿庄都找不着？”秀蘭一楞，問：“什麼，出了什麼事嗎？”順亭放下槍，擦擦臉，說：“出事倒是沒出事，就是又和那些娘兒們磨了半天牙。……”

“該死，吓了我這一跳。我只當又出事了！”

孫秀蘭說得聲音很低，連順亭都沒听清她說了些什麼，但是順亭並不追問，却接着打開話匣子了。他說他從山后他姨家回來以後，馬上被婦女那一部分工作扯住了。說他在这方面費了多大的力氣，化了多少唇舌，雖然有困難，因為他領導得好。一上午到底碾出來八百斤小米。

“唉，您還沒看看那些小胆鬼哩。”李順亭笑哈哈的朝着秀蘭做個手勢，又說：“她們一听到飛機的動靜，就慌亂起來了，到處亂跑，氣得我說：您怕什麼呀，飛機長着彎眼嗎？可是她們偏不听，後來我好說歹說，這才把她們叫出來。你瞧，多淘氣！”秀蘭說：“叫

你費心了，謝謝你。”順亭馬上搶着說：“算了，算了。都是自己的同志，難道不應該互相幫助嗎？”話一落，又七十三八十四的扯到另外一件事上去。這當兒，陳亮老迎着順亭的臉色微笑，雖嘴里沒說什麼，可心里却在暗暗的佩服。秀蘭看看順亭一啦開就沒頭了，忙把要商量的問題提出來，說：“快不要扯三拉四的吧，咱還要商量要緊事情哩。”這樣，才把話題扯回來。

孫秀蘭先把齊祥布置的工作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，然後，就征求陳亮的意見說：“指導員說這件工作很重要，因為是軍用物資，叫咱們一定要保守秘密。物資一來，就要和保護命根子似的保護它。您看，咱是不是叫大栓和雙全來一道兒商量？”

陳亮拿不定主意，想了半天就問順亭，說：“是呀，你看呢？”

李順亭這會精力集中了，對這件事考慮得非常認真。可是他卻不同意大栓和雙全來參加研究，他說：“還叫他們來參加嗎？”陳亮說：“你看怎樣？”順亭略想了想，說：“我看算了，這麼重要的工作，最好還是咱們三個主要幹部決定比較穩當些。”

陳亮不反對順亭的意見。說這樣也好。秀蘭說：“我看還是叫他們兩個人來好。”但是他們都沒表示態度。在這以後，他們就開始研究房子了。三個人掐着指頭算了一下，全庄只知道劉雙全分得三間瓦屋還閑着，其餘的都得現去找。這樣他們研究了一下，三個人便分頭去找了：陳亮分着西頭，孫秀蘭分着整個兒前街又稍帶着東南角的大半截。李順亭自告奮勇，說他要从西北角一直找到後河崖。最後他還告訴秀蘭要好好動員群眾，駐着軍隊的房子先不要找。

他們三個人走到街上，李順亭又忽然回去了。別人只當他忘下了什麼東西，也沒在意，就各自到自己分工的那條街上去了。其實李順亭什麼也沒忘記。他回來打了個轉，站在屋門口吸了一袋煙，直到猜測陳亮和秀蘭已經走遠，他這才轉彎抹角的進了一道小東西巷，接着，一閃身走進了一個小院子里。

这个小院里有三間北屋，天井里長着一層小草。小草剛生出一个叶子，密得象長了一畦秧苗似的。里边鴉雀無声，冷落的象一座古庙。順亭先朝着屋門打量了一下，然后便挤着嗓子咳嗽了一声，不大的工夫，突然从屋門上出現了一張男人的臉孔，又黃又瘦，仿佛是害了几个月的伤寒病。这个人姓張，名字叫張傳秋，不了解底細的人，誰也不相信他家原來是一个有二十八畝地的上等戶。不过这是解放前的事，現在却不行了。張傳秋本來就不务正業，后来又吸上了大烟癮，結果不几年，家產被他踢蹬了个吊蛋淨光。往后，他就越發任馬由繮了。先时雇給國民黨当过壯丁，后来跑回來又干过一个时期伪村公所的賬先生。解放后他还賣过一个时期的花生米。这些小小的進項对于一个吸大烟的人來說，真是蛤蟆扑蒼蠅，供不上嘴兒。土地改革的时候村里分給他二畝地、一張犁，不想他从根兒就沒到地里去看看。一張犁却被他偷着去換鍋餅吃了。所以村里人都恨他，孩子們都赶着叫他“大燒包”。

大燒包赤着脚撒着兩只半截鞋头，披着一件油光光的破棉袄走出來，他一看是順亭，便慌慌張張迎上來。剛叫了声“隊長”，忽然又看到李順亭的眼睛一“麻瞪”，又撇了撇嘴，在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大燒包就知道他是有怕人的事了，便沒敢再問，連忙閃到一边，巴巴結結的看着順亭的半边腮幫子，一前一后的進了屋。

大燒包先給順亭搬过一塊半头磚，然后又尽力压着嗓子問：“隊長，什么事？”

李順亭先朝外面望望，然后用小声告訴說：“最近有一部分軍用物資要运到咱庄里來了，我特地來告訴你。”

“什么，軍用物資？”

“是打仗用的，我估計可能是彈藥。”

“我？……哦！是了。”大燒包忽然笑起來。又問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那么現在？……”

“現在正在找房子，准备存放。”

“这么說……”

“我想把它分存在三个地方或者是更多的地方,这样对我们就便利了。懂嗎?”

“知道,我完全知道。”

大燒包高兴得笑得滿臉象一只核桃。一面請示順亭說:“这行了。你看我是不是借着送水去告訴刘先生?”順亭一想,忙擺手說:“不,不行。他家里駐着軍隊。”

“那,那么我們應該怎样办?”

“你來,我告訴你。”

順亭站了起來。大燒包湊到他的臉旁。接着就啃着耳朵啦了起來。最后,順亭說了个“就这样吧,我要走了”,便悄悄的溜到街上去。

三

陈亮从上午就开始找房子,接着雜七雜八的,一收拾起來就沒有头了。因为光顧工作了,早把刘双全托咐他办的那事忘得沒有一点兒影子。当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的时候,刘双全跑來找他,他这才忽然想起來。說:“唉唉! 您看,我竟忘了!” 陈亮一看双全的臉色不自然,又忙告訴双全不要多心,他馬上就去找着順亭办这件事。并說:“快忙你的工作吧,我一定去动员順亭不要你換槍。”双全說:“那你可不要再忘了!” 陈亮說:“再忘了还行,我这就去。”在双全走了以后,陈亮又自言自語的說了些什么,他很不同意順亭換槍,并埋怨他正赶在这个忙时候,給他添了这样一件事。

陈亮鼓着一股勁兒,接着就到李順亭家來了。正巧順亭正在家里收拾东西,說他准备到区里去找指導員,彙報最近的工作。陈亮沒注意他到哪里去,只一見面就把換槍的問題提了出來。他为了說服李順亭,最后还特意表示了自己的意見,說他个人也不同意

順亭和双全換槍。說：“双全非常不同意這件事，我看你也不要再提這件事了。咱是幹部，使支什麼槍還不是一樣，年青人愛那支槍愛得象命，如果換不着槍，再鬧出意見來也不好。”

李順亭起初一聲不响，只顧一面給陳亮搬凳子，一面慌着找洋火吸烟。等陳亮坐下，這才笑嘻嘻的迎合着陳亮說：“二叔說得也對，這件事怨我的性子太急了。”陳亮問：“什麼，什麼性子急？”順亭說：“在做這件事以前，按理說我應當先和二叔商量一下。可是我沒請示二叔，自己就做了，這你說這不是性子太急嗎？”李順亭一停，又接着說：“好在是咱爺倆從根兒就合得來，您侄子有些事做得不對，那你狠狠的批評我一頓就是。”

陳亮越聽越糊塗了，額上的皺紋又皺了起來，說：“你說了大半天，可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”順亭低着頭，好象在想一件什麼事，停了一會兒，他說為了应付新的情況，他準備把民兵好好的整頓一下，計劃把能打仗的民兵編成兩個小組，其餘的人留在後面下地雷。這樣，可以分工明確，也能各負其責。

“現在把所有的地雷都準備好了，問題在於怎樣來發揮它的作用。”李順亭朝陳亮做着手勢，又說：“所以，我個人考慮了這樣一個計劃：關於民兵打仗的問題，無疑的要由我個人親自來領導了。至於爆炸組的問題，我的意見是叫大栓來具體負責，這樣兩方面都有咱們黨員同志掌握，省得到時候打了啞火。”

陳亮這會聽懂了，覺得順亭想得怪周到，說得也不錯，心里很高興也沒有仔細考慮，便說：“你這些事原該是對的，這怎麼算是性子急，還叫我批評你一頓呢？”順亭說：“是呀，我知道我這樣做是對的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因為我事先沒和你商量，我就覺得我應該受批評。”陳亮對順亭的話感到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便說：“你打量我是個什麼人呀！連別人做對了也要批評！”順亭突然笑了，說：“我錯了，我錯了。你看我想的這辦法？……”

“行呀，行呀，我沒有意見。”陳亮搶着說。又道：“反正上級怎

样指点咱怎样干，到时候別誤了事就行了。”

“二叔你放心。”順亭慷慨的說。“不是我吹牛，我敢說到了时候保証能叫地雷在敌人的脚底下爆炸，叫每一支槍都發揮它应有的作用。”李順亭三說兩說，一下子就扯到打鬼子的事上去了。說他在一次反扫蕩中，一家伙就把鬼子的五輛汽車炸翻了。这些話在閑着的时候，陈亮是听得很入神的，不过在今天，却完全不同了。老头子一看順亭一啦开又沒了头尾，自己忙打断順亭的話，說：“二侄，我看咱快商量商量双全的槍吧，你瞧日头到什么地方了？我还有好些事等着办呢。”

一提刘双全的槍，李順亭立刻嚴肅了起來。說：“好吧，正好咱也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。”接着。他便噏起这件事情來。他說他和双全換槍是商量着和他談的，双全不高兴，可能是后来李泉水傳話傳錯了。并說：“傳錯了就傳錯了吧，反正我是民兵隊長，和民兵換一支槍也完全有权力。”陈亮一听順亭的口气，忙說：“您看你这个人，我說你沒有权力嗎？我的意思是：因为咱是干部……”

“是呀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担心咱們內部不團結。”

李順亭把陈亮的话打回去，說完話还低头嘆了一口气。又說：“二叔，你哪里知道我是个什么心思？……”他把后半截話留住，忽然手扶着桌子垂下了头，仿佛是受了委屈一样，半天不响了。这样一来，倒使得陈亮有些心慌了。老头子只当他哭了，一陣心神不安的望望他的臉色，說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說呀！”順亭仍不哼气，也不抬头。陈亮又說：“是您二叔錯了嗎？就是我这个老头子有不是，你也應該批評呀！”

約过了一袋烟的工夫，順亭抬起头來了。臉上並沒有泪痕，但是說話的声音却似乎帶着一点伤感。說他所以要和双全換槍，主要是他看到陈亮老了，工作太累。为了帮助陈亮工作，他准备建議把双全提拔成付村長，以便在工作中幫陈亮的忙。

“双全是貧農成分，是共產黨員，又加上支前立了一等功，我想